V
A195.776
W48

類 10
巻 10

廣伐柯教運鹽司學諸生

其月二十二日運司解州兩學之士試者盖五百人試運鹽司則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於是說伐柯

自程朱以來其教皆執柯以伐柯者也木之性同也柯之形亦同然兩柯也必有不可強同者矣而執此以律彼是揚子之所謂鑄人者與人可以一型鑄之耶造物之生人耳目鼻口同也而其爲耳目鼻口者迫而察之千萬人可立辨使其一一同則父子兄弟

以及於途之人皆不相辨矣則人生之妙固在同又在同而異耳人之性仁義禮智同也而其出之爲情者其喜怒哀樂之中節亦有不得而同者矣子夏篤信聖人而曾子獨求之於已已固卽一聖人而學聖人之迹不如使我自得其心以自得其心爲主則我之天常適而爲鳶魚之飛躍雩沂之風浴滄浪之纓足手足之舞蹈求之於聖人之迹則如琢石而爲正叔鎔金而爲晦菴耳其生意何處求乎宋人有號長嘯者已而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而更之夫長嘯

何至不持敬則諸葛氏爲不持敬者耶而孔子何以終日絃歌無所不佩耶曾子何以歌商頌聲滿天地若金石出耶邵子之到忘言處只謳歌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者宜程氏譏其爲太無禮矣陽明子與諸生歌於天泉橋曰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又曰壁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又何至詭於聖人之禮而曾點氏之春風詠歸者又何以爲欲與禮教者耶禮樂不可斯須去禮之中固有樂矣宋儒知禮而

不知樂則知敬而不知和者也知樂而不知禮者謂之夔是之謂一足然則廢樂而以爲禮者亦一足之夔也

600021
JAN 6 - 1941

廣弗措教解州學諸生

試解州則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於是說弗措

學目之事也問耳之事也思心之事也辨口之事也行身之事也洪範則爲五事貌恭而作肅者身之行也言從而作乂者口之辨也視明而作哲者目之學也聽聰而作謀者耳之問也思睿而作聖者心之思

也貌澤而爲水言揚而爲火視散而爲目聽收而爲金思通而爲土土中央而御四時故中庸以愼思爲學問辨行之中也博學之而視以應春審問之而聽以應秋明辨之而言以應夏篤行之而貌以應冬非禮勿視者明以法天之春也非禮勿聽者聰以法天之秋也非禮勿言者從以法天之夏也非禮勿動者恭以法天之冬也其四勿者仰思也睿以法天之中者所以能爲視聽言動者也視仁之官也言禮之官也聽義之官也動智之官也思信之官也仁者善視

禮者善言義者善聽智者善動信者善思故春官宗伯者代天子之視者也夏官司馬者代天子之言者也秋官司寇者代天子之聽者也冬官司空者代天子之動者也地官司徒者代天子之思者也天官冢宰者合五者而代之者也視以仁則天子無失禮故瞽者能樂而不能禮也言以禮則天子無失兵易曰利執言長子帥師必有言後可以令三軍耳聽以義則天子無失刑聖人曰聽訟吾猶人也詩曰淑問如皐陶書曰皇帝清問下民問也者聽之事也動以智

則天子無失工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是幹事屬之智也傳曰人至當使知四方艱難知之則不妄役人也思以信則天子無失教聖人曰朋友信之易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是地生民民求友友待教教出思思本信也合此五者則天子無失治是以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也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規矩權衡繩者天子之五柄仁義禮智信者聖人之五德有是德則

宜有是柄也而總出之於天天之德曰元亨利貞合乾而爲五然則天以元視故至春而發萌啓蟄也天以亨言故至夏而雷雨大行也天以利聽故至秋而雷收禾登也天以貞動故至冬而蟄俯氣閉也萬物生於春故人之初生則目即能視長於夏故人之少長則口即能言收於秋故人之既耄則耳不能聽藏於冬故人之衰極則身不能動少之時戒色目欲擇視壯之時戒鬬口欲擇言衰之時戒喧耳欲擇聽老之時戒勞身欲擇動以法天時而節宜之是爲學也

學之博則其四目明不以我視而以天視問之審則其四聰達不以我聽而以天聽辨之明則善言德行不以我言而以天言行之篤則動容周旋中禮不以我動而以天動思之愼則定靜安慮而得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以我通而以天通易以生之以當天之元春是聖人以仁教天下之學者也有目者共視之以易矣不知易之道陰陽者謂之盲書以長之以當天之亨夏是聖人以禮教天下之辨者也有口者共言之以書矣不知書之道

政事者謂之跲詩以收之以當天之利秋是聖人以義教天下之問者也有耳者共聽之以詩矣不知詩之道性情者謂之聾春秋以藏之以當天之貞冬是聖人以智教天下之行者也有體者共動之以春秋矣不知春秋之道名分者謂之痿禮樂以調之以當天之和四時之玉燭是聖人以中和教天下之思者也有心者共思之於禮樂矣不知禮樂之道中和者謂之癡故深於易者絜靜精微而不賊是作哲之明也其應爲時燠深於書者疏通知遠而不誣是作乂

之從也其應爲時暘深於詩者溫柔敦厚而不愚是作謀之聰也其應爲時寒深於春秋者屬辭比事而不亂是作肅之恭也其應爲時雨深於禮樂者恭儉莊敬而不煩廣博易良而不奢是作聖之睿也其應爲時風失之賊則不仁角亂而憂其民怨木不能曲直爲豫之恒燠矣失之誣則不禮徵亂而衰其事勤火不能炎上爲僭之恒暘矣失之愚則不義商亂而陂其臣壞金不能從革爲急之恒寒矣失之亂則不智羽亂而危其財匱水不能潤下爲狂之恒雨矣失之煩與奢則不中和宮亂而荒其君驕土不能稼穡爲蒙之恒風矣故有虞者仁之至者也有夏者禮之至者也有商者義之至者也有周者智之至者也孔子者中和之至者也有虞者天之目有夏者天之口有商者天之耳有周者天之貌孔子者天之心樂韶而時夏輅商而冕周者孔子之所以配天而爲太和而四代如四時也乃所願則學孔子夫亦學問思辨行於孔子之六經而已矣

廣明夷教運鹽司等兩學諸生

試易則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於是說

明夷

十二辰寅至未當晝申至丑當夜明夷之六爻蓋夜之六辰與初爲申申之律曰夷則夷則者陰氣賊萬物而傷陽之天則者也故日至申則明之始夷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又曰後入于地失則也蓋卽夷則之則與二爲酉三爲戌四爲亥五爲子六爲丑凡體必有上下左右前後焉日至於申則將下卽所

謂高春也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垂其翼者將下之象也日之下也右側而左昂則翼蓋當爲右也在天故稱翼稱飛日至於酉則當地之直西卽所謂懸車也故曰明夷夷於左股左者自東而西下故傷在左也日與地衡故稱股日至於戌則初至地下上與申應卽所謂虞臯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戌在地下之西北故爲南狩者所傷也在地下故傷首如所云滅頂也南而首蓋傷在頂與面蔽而弗之見也日至於亥已入地下上與未應卽所謂蒙谷也故曰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近地中故爲腹爲心自右而左行故腹稱左也日至於子則上與午應是謂地中晦更甚故五特括言之日至於丑則上與巳應而夷巳終也故括之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以戒之象稱上稱前稱左稱右而不稱下與後者日入地則直北故傷前而不傷後前地而後空虛也故稱南狩不稱北狩也當地下故傷上而不傷下上地而下空虛也故稱得首不稱得足也坤爲腹離爲心離入坤故離之心卽坤之心也日入地之腹心在腹中

坤之偶者門庭象也入于左腹者日自右而入於左
横其腹而穿之故獲腹中之心以出也日過地中則
可以出地戶而登天故曰出門庭人臣遇不可事之
闇主而至於難非獲其心而豈能出禍亂之門以遠
出乎盖有道於其間焉所謂聖人無死地也五爲箕
子故說者以四爲微子其於獲心出門之義未恊也
四盖文王事也地上而離下以上之一當陰而爲闇
主以下五爻當陽而爲君子上夷其明以夷人之明
者也下五爻其明爲人所夷者也爻既五箕子矣象



直以明夷之卦屬文王以利艱貞之辭屬箕子箕子
者夷而不可明者也卽免害明終不足以破晦文王
者夷而可以終明者也勢固不可方或德亦有軒輊
與南狩者武王也武王渡河而北伐紂其還爲三成
而南南狩者南而狩之於北者也得其大首則黃鉞
之杖之事也遲之又遲至於不得已而後伐之故爲
不可貞疾也夷于股則不能行故須馬以拯之斮脛
之主眞所謂夷股者與紂使膠鬲視師武王告師期
及期雨武王必進師者以成膠鬲之信恐其得罪以

救膠鬲之死也亦可謂拯之以馬與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固有之矣象曰義不食也者蜚鴈之覩道不合故義不食而去之其有絶糧之困亦甘之耳言三日則終不食其祿以攸往如淵明之歸去來其詩云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之義也伯夷避紂終至於采薇以死而不肯爲就養者亦其事也然則比干之剖心於明夷之主與獲明夷之心者亦有間矣閎夭以有莘之女釋西伯之囚正所謂入左腹獲明夷之心者也不獲其心必不可以出其

腹而獲心以能爲可出耳卽不克格君心之非而能
獲之以自濟此聖人之所以善於陰陽九六之窮與

廣大同教運鹽司等兩學諸生

試書則是之謂大同於是說大同

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蓍龜之大至與天地四時日月之法象帝王之富貴聖人之道等焉者也自伏羲有卦卽有筮舜曰朕志先定龜筮協從則巳祭而用之洛書出於龜而稽疑又爲箕

疇之七則卜視筮爲重卜有五雨霽蒙驛克是也筮有二貞悔是也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既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而又五徵之而以人謀三之未有不謀人而顓尚卜筮者也然汝與卿士與民皆可以逆而惟龜筮不可逆龜從筮逆猶可以作內而筮人不能違龜而獨爲從也則龜長筮短之說或亦有本與禮所謂大事卜小事筮蓋必有說豈以九洛之事之本出於龜耶孔子贊易兼稱蓍龜然易蓍也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蓍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則蓍之變似又不可以短目之矣周公制禮兼尚龜策然其用尤重龜武王有疾則曰今我即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則龜固自有卜兆之書如易者與其營洛則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獻卜者獻其兆辭也故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皆即命於龜也周官以太卜爲主而夢與易之占繼之太卜掌三兆之瀍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

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卜赴也赴來者之心也陽
兆謂之玉陰兆謂之瓦再推謂之原掌三易之灋一
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有四夏首艮謂之連山連山者易所謂兼山艮也
殷首坤謂之歸藏地者萬物之所歸而藏之者也周
首乾謂之周易周代名亦周天之義也三易者天地
人之統之三也掌三寢之法一曰致寢二曰觭寢三
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致者有因而至者也角
之一俯一仰謂之觭觭者晝之所仰而俯者夜形之

於夢者也無心感物之謂咸升之謂陟咸而陟自然
而然者也運謂眡祲所掌之十煇王者有夢則晝視
之日傍之氣者也詩曰大人占之謂太卜與占夢也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
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
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征謂王師
出征而卜其久速也象謂天象變動而卜其妖祥也
與謂與人共事而卜其成虧也謀者謀事於人而卜
其得失也果者卜其行之果與否也雨者卜雩祈乏

雨與否也瘳者卜疾疢之瘳與否也作龜之八命者卜也而兼三易三夢則參之於簪矣故曰凡國之大事先簪而後卜也又有卜師以掌開龜之四兆焉一曰方兆二曰弓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龜者開其下體去其外甲而視其下甲中之直文以分左右陰陽者也横五文以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次也四兆者上下之不可以爲兆而開鑿之以燋者也有龜人以掌六龜之屬焉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猶屬北龜曰若屬天龜

師否謂之環有占寢以掌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寢之吉凶焉一曰正寢二曰噩寢三曰思寢四曰寤寢五曰喜寢六曰懼寢安靜而夢謂之正高宗之夢賚良弼是也驚懼而夢謂之噩武王之夢與九齡是也覺時所想謂之思孔子之夢見周公是也覺時所道謂之寤狐突之夢太子申生是也喜而夢漢文之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而夢漢光武之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正正也餘五者變也皆占之以其日月星辰者也有眡祲以掌十煇

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焉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日之光氣謂之輝陰邪侵之謂之祲陰柔附日凝結如赤鳥謂之象陰氣刺日如童所佩謂之鐫陰氣抱日如冠珥而背璚謂之監陰氣蔽而晝晦謂之闇陰氣蔽日而光瞢謂之瞢陰氣貫日而彌天謂之彌雲有次序如山日上謂之敘蝃蝀升氣於日旁謂之隮雜氣無迹形似可想謂之想是七官者皆佐太卜之法者也古之所謂經久理而緯神怪蓋深達天人之故者也予嘗爲象索以易爲經而易林與太玄佐之者也爲靈囊以易爲經而潛虛與洪範皇極內篇佐之者也三占而從二之謂也而更爲五六以繼之以申十甲十二子之義定周官之推及於日月星辰者也亦一說也然必人謀之所不逮乃用占不謀而占與不必占而占不當謀而謀者皆鬼神之所弗聽也故易不爲小人用也

廣立配教運鹽司等兩學諸生

試詩則串夷載路天立厥配於是說立配

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則避狄之艱難太姜與太王共籌之以立室家於岐下也而諸生之不善爲文者至謂串夷之既去而遂得賢配則似非胥宇之太姜而又自爲一妃矣爲詩之固無乃甚於高叟乎姜盖神農氏之裔周之生民始姜嫄氏至太姜有二姜焉齊姜之姜其後出者也甘泉有川曰姜嫄爲敝邑之南竟者盖或姜女之誤其或姜女之里與姜嫄有

邰氏也在武功又在豳岐之間矣而今之新平盖南豳其市有生后稷之隘巷者誤稷邰也安得豳北豳盖彭原其遷而南爲豳之谷也則敝邑是也自公劉始豳之不可以爲邰審也太王之遷岐寔近后稷之故國亦若有數者姜盖豳女後來齊爲大國故姜女最貴衛詩稱美孟姜矣鄭詩稱彼美孟姜陳詩有豈其娶妻必齊之姜齊襄公之姑姊妹不得嫁令齊俗長女皆不得嫁豈所謂美孟姜者耶今俗稱長城之役有烈女求其夫骨以歸者曰孟姜而同官之有

姜女祠至今娼優過其祠者輒病志以爲楚澧水之女也而晉之澮水之岸有手痕焉云孟姜欲求夫於塞上而不克渡拍岸而哭水爲之淺至今土岸之手痕則千層而如新焉似當別有其人姜則姜矣何必孟豈亦追附於詩之孟姜耶今衛輝有孟姜橋而又安知秦豳間所稱姜女者不爲太姜祠耶今伊洛間薄太后之祠盖亦在在有之矣見於詩者有三姜莊姜賢而失位文姜宣姜之不妻不母也則姜之詬之不可洗乎謚妻從其夫故太姒稱文母以從文王而

文姜之不從其夫之桓也而文之至竊美謚焉盖文姜與乎弑則不可以從其夫盖衆論不與也而莊公特以私意文之與詩曰舍爾介狄盖謂婦寺如傳所謂女戎者文姜之罪盖尤浮於宣姜茲所謂介狄與宜鄭忽之果於辭婚也而春秋崔杼之妻爲齊莊公所私以被弑者亦再嫁之棠姜也豈姜女固多異乎又何賢不肖之相懸也

廣師次教運鹽司等兩學諸生

試春秋則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莊公八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僖公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僖公十有五年）於是說師次

郎之次胡氏以爲有二義焉一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一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於郎以待之也愚意兩國合兵以遠出魯以偏

師邀擊其何利之與有則二國之有所期而後之者殆然與曰秦之有事於鄭過周北門而超乘其還也移師以入滑其師亦武矣而晉邀之於殽而擊之安知魯之不出於此與是不然晉與秦釁秦千里而襲人蹇叔料其必不可以掩取也而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且料其子必死於殽之二陵間蓋逆知晉之必邀之矣殽與晉阻一河此可以邀擊之地而晉人及姜戎敗之是以二而俟一者其力易不如以魯之一俟陳蔡之二之難也曰然則以專譏陳蔡與是不然夫書俟而不書其後之至於何徂也則二國之終不至也二國固不信然魯期之而不至則魯之貪而無名宜其不義於鄰國也與人期而不至則我亦不足以令諸侯矣魯爲主宜尤以責魯也故伐而次者以整兵慎戰而善之惟齊桓之伐楚次陘爲近於不暴之義也聶北之次以救邢而緩師不進邢滅於狄矣雖有夷儀之遷而亦已後矣匡之次以救徐而緩師不進楚人遂敗徐於婁林雖爲徐伐英氏以報之而亦已後矣曰大武之樂備戒之已久病不得其

衆也咏歎之淫液之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及時事也遲之遲而又遲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此亦何異乎郎之俟後至者與諸侯之後至而武王待之亦何異乎聶北與匡之次與是不然前三年諸侯之不期而會者至八百皆曰紂可伐而武王弗之許則此行豈果有不如期之諸侯樂之長歌之以致其望慕之情者既以狀其弔民之速又以狀其得天下之心以伐之而非私耳遲之又遲以待者又以狀不欲伐不得不伐之情而非有愆期之友邦也乃



若韓彭後漢高之約則其後來屠戮之罪寔始於此是不臣之大者又非但如春秋之緩於與國而輕簡書耳按以臣子之義豈但武事即玉帛之會而後至之防風禹亦執而誅之矣況兵之界於呼吸其堪需於郊耶然則平陳與宋州吁能得之於河南之二國而黎不能得之比鄰之衛宜衛之終有狄禍而又待命於盟主之齊桓也

廣夾振教運鹽司等兩學諸生

試禮記則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於是說夾振

武王滅商之後始定諸叛國故其樂始而北出者紂在河北周之洛在河南也再成而滅商者牧野之事也三成而南者反周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者經營南國以布文王之舊化也則伐奄驅康滅國五十遠虎豹兕象之類皆括之於滅商之中矣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者脩文王二南之舊終之以文德也六成而復其綴位以崇天子者武王之大武收功也然當時南國皆久服周矣所未服者青兗冀耳皆東北之國也滅商之後不言疆東北而云疆南國者盖武王既滅商則三州亦自服特五十餘國之不可馴者兵之耳其云南國是疆者東北既定而始一一疆理六州也文王之於南國也以服事殷盖臣其人不臣其地至武王而始臣其地而疆之耳夾振之而駟伐者人夾舞而振鐸以爲節也舞者以戈矛四方擊刺之

示出兵欲以定四方也初出兵而北向然四方以此定故四伐之也紂與其屬國皆用夷狄之俗故伐紂爲兼夷狄而周自謂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者將渡河而北如泰誓之者三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謂諸侯之會者八百國也武王之初觀兵也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又三年聞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既徧

告之故遲以待之也禹之時諸侯萬國湯之時三千
周有千八百國焉二百一十國而州九州當有千八
百九十國也三州屬紂而六州屬周則周盖有千二
百六十國矣王畿之內其從征者也梁州道遠則選
而命之耳牧誓曰逖矣西土之人者其畿內之國也
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者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
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八國者選而命之者
也豫荆揚徐當有八百四十國焉則其所待之於河
上而誓之於牧野所謂友邦冢君者也然州二百一

何至不持敬則諸葛氏爲不持敬者耶而孔子何以
終日絃歌無所不佩耶曾子何以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金石出耶邵子之到忘言處只謳歌飲未微酡口
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柰何者
宜程氏譏其爲太無禮矣陽明子與諸生歌於天泉
橋曰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又曰鏗然
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又何至詭於聖人之
禮而曾點氏之春風詠歸者又何以爲欲興禮教者
耶禮樂不可斯須去禮之中固有樂矣宋儒知禮而

不知樂則知敬而不知和者也知樂而不知禮者謂之夔是之謂一足然則廢樂而以爲禮者亦一足之夔也

廣指南教運鹽司等兩學諸生

試論則浮海作指南錄於是說指南

昔者周在豐鎬其臣子歌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望北斗則曰西柄之揭又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又曰顧瞻周道唐亦周京之舊老杜在劍南則曰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洛其東京也故又曰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太白在江南則曰西入長安到日邊又曰長安不見使人愁岳鄂王之死隴樹無弗南枝者又非徒形之詠歌而已矣文

山鎮江之逃於虜其自述有十五難紀之以詩讀之垂涕自通泰以抵海門而浮於海以南歸也其詩爲指南録如所謂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者可與西山之歌齊驅矣論者謂文山志大而才疎愚謂才之疎必試之以權與勢而後見文山當時原未當國也本以外鎮入援陳宜中寔爲相使之入虜議和特以右丞相之空名行是可責之以宰相之任耶比其南歸則宋已不可爲而張世傑陸秀夫輩又不使之至行在

以再歸之身收烏合之衆而欲使之爲諸葛武侯事則事勢固不侔矣天下事止有三人可師耳知事之可爲也而挺身以爲之則諸葛武侯之於漢是也知其不可爲而先去之期於自全其節如陶靖節之於晉是也既不可爲又不可去以身殉之以至於終不可爲而終不去以就義如文信國之於宋是也三君子者道不同而仁同伯仲夷齊者也